

神州飞将

SHENZHOU FEIJIAN



陈立德 著

中国化



SHENZHOU FEIJIANG 陈立德 著

神州飞将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在夏威夷群岛最大的城市檀香山利哩霞街那座古色古香的豪华剧场里，今天聚集的人特别多，气氛也显得特别热烈。不但所有的座位都已坐满，就连中间和两旁通道也都站满了人，还有不少人拥挤在通道门外的休息厅和走廊上。虽然剧场里人特别多，但观众席上却显得十分寂静，人们都聚精会神地望着前面讲台上那个正在演讲的人。一个洪亮高亢、坚定有力、带着浓厚广东乡音的声音，在剧场大厅里激昂地迴响着：

“同胞们！腐败专制的满清政府，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奄奄一息的东亚病夫；他的躯体，正在被帝国主义任意奴役和宰割。这一点，我们这些身居海外异乡的炎黄子孙，是最能感受到这种痛苦的了！因此，我们的海外同胞也最向往革命，并不惜贡献自己的财产以致身家性命来支持革命，迎接革命，以创造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剧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些从夏威夷各地来的华侨代表们充满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和关切。在剧场前排座

位的中间，坐着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青年，英俊的椭圆脸、高鼻梁、坚毅的嘴唇、一双明亮的眼睛闪射着热情和锐气，又蕴含着深沉的智慧和力量；他身穿一件敞领的白色运动服，左边胸口挂着一枚“夏威夷大学”的校徽，下面穿一条白色西裤，脚上着一双白色弹力运动鞋，一头乌黑的浓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梳理得整齐而自然。从他那棕黑的皮肤和健壮的体魄来看，他一定是一个经常在户外运动、喜爱沐浴阳光和海风的人；而从他那似乎超出年龄的深邃的目光和稳重的举止上，又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性格沉静、对知识和真理具有执着追求、志行高洁、抱负远大的人。此刻，他正以敬仰钦慕的目光，望着讲台上的人，那平时不轻易激动的感情，此刻也受到讲演者激情的感染，精神十分振奋，用力地热烈鼓着掌。

讲演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气宇轩昂，端正的方形脸上，前额宽耸，鼻准丰隆，匀称的嘴唇上有一道整齐的短短的八字胡，在他那双明亮坦诚、炯炯发光的眼睛里，既有长者的亲切和慈祥，又有政治家的庄严和睿智。他那梳理光洁的黑发中，两鬓已出现了不少银丝，这是常年为革命奔走劳累所留下的痕迹。但他的动作还十分敏捷和矫健，全身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与朝气。这时，他等掌声稍稍平息一些后，又接着讲下去：

“今天，我要高兴地报告各位，在祖国的大地上，千百万同胞已经觉醒；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举行一次次武装起义，彻底动摇了满清专制王朝的根基。可以预见，一

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很快就要到来，它必将最后埋葬满清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

他报告的情况使剧场里的侨胞们感到更加振奋。在他们那激动的掌声和喜悦的目光中，充满了对祖国光明前途的企盼和憧憬。是啊，有谁比这些身居异国的海外游子能更切身地体会到贫弱的祖国在世界上没有地位而给他们带来的屈辱和痛苦呢？正是国内那无尽的灾荒、动乱的岁月，和官吏、财东的层层压榨盘剥，使他们实在难以生活下去，才不得不远离故乡和亲人，被当作猪仔关在闷热肮脏、难见天日的统舱里，飘洋过海，备受风浪颠簸、饥饿瘟疫之苦，九死一生地来到这未经开垦的荒岛上做苦工。几十年来，他们在这些海岛上披荆斩棘，用自己的血汗浇灌了荒凉贫瘠的土地，使这里出现了肥沃的蔗园、现代化的海港码头、现代化的工厂和繁荣的城市……他们知道在这一切的下面埋有多少同胞的白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几乎渗透着华工的血泪。今天，尽管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历尽劫难，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坚韧，做成了一番事业，成为了当地杰出的实业家或种植园主，拥有了可观的产业和财富；然而，因为他们来自那古老而贫弱的中国，他们身上也依然摆脱不掉那被人歧视的屈辱的烙印。多少次在梦里，他们曾经为自己的祖国变得强大昌盛、受到世界的尊重而激动得热泪纵横啊！

热烈的掌声象大海的浪涛般持久不息。台上坐着几位穿西服的年长华侨，是这里同盟会分会的负责人。其中一位年近六旬的长者，相貌同坐在剧场前排中间的那个年轻人很相

似，只是头发和口髭都已花白，黝黑的脸上留下了饱经风霜的皱纹。他同那个已转身走到面前的演讲人热烈握着手，怀着亲切的感情说道：

“孙先生，你今天的演讲真是鼓舞人心！听到国内那些革命同志为祖国的命运舍生奋斗的消息，我们也都想插翅飞回唐山^①去，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贡献一分力量。”

孙中山充满敬意地说道：“杨老先生，你们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已经非常巨大了！这些年来，海外同胞不仅竭尽全力为革命活动提供经费，用各种方法宣传介绍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而且还前赴后继地亲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在国内的历次武装起义中，都有大批华侨子弟参加，洒下了鲜红的热血。当共和革命胜利成功之日，祖国是不会忘记海外子孙们所创立的丰功伟绩的！”

孙中山这些真挚的话，确实是出自肺腑，也准确地表达了祖国对海外同胞革命精神所作的评价。这位杨著昆老先生，从十九岁离开家乡，远涉重洋来到夏威夷，至今已将近四十年。他先在外国人的甘蔗园里当劳工，靠着身强力壮，拼命劳作，生活上又极其俭省，终于积攒了一些钱，便离开甘蔗园自己开了一间小店。他细心筹谋，精打细算，又得到当地同胞的支持和帮助，小店渐渐发展起来，他便转向种植业。他以自己特有的勤奋俭朴和在华工中所享有的威望，斗败了那些贪婪残暴的外国庄园主，把自己的事业推向了胜利

^① 唐山，海外同胞对祖国的通称。

的高峰。今天，他已经是名闻全美洲的“夏威夷两大糖王”之一；他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却依然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和勤劳的本色，而对祖国的命运和同胞的危难，他却十分乐于慷慨解囊，从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吝啬。他曾经不止一次地为家乡捐献巨款，兴办学校、修建桥梁和道路；凡有从家乡来这边求业谋生的人，他都竭尽全力给予帮助，量才录用，安排职业。他是这里同乡会的主要负责人和财政赞助人，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里，他以自己在这里的财产和地位，经常为同胞所受的欺凌和不平仗义执言，因此也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刚从家乡来到夏威夷谋生时，便是在杨著昆办的一个公司里任职；由于孙眉为人诚实，又都是香山县的同乡，因此也格外受到杨著昆的看重和信任。孙中山十二岁时，便跟随乡亲远渡重洋，来到檀香山的哥哥这里读书；这个聪明好学、敢想敢说、具有独立思想的故乡少年，很快便引起了杨著昆的注意和赞赏，他深信这个不平凡的孩子将来定可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番宏大的事业。孙中山在檀香山度过了五年的学校生活，也经历了 he 身体和思想成长的重要时期；由于家中需要，他不得不停止了檀香山的学业，于一八九三年回到故乡。十年后，当他又一次来到檀香山，同杨著昆一家久别重见时，他已经是一位职业的革命家，在为祖国的命运披荆斩棘，四处奔走呼号了。他在檀香山创建第一个为中国的民主共和而斗争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活动，得到了杨著昆和当地一批侨胞的热情支持，从此檀香山就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斗争中强有力的海外基地和宣传

堡垒。每当他遭到失败和挫折时，这里的侨胞们便给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为他补充人力和物力，支持他继续进行战斗。孙中山也把这里的侨胞当成自己的挚友和亲人，他同杨著昆一家的感情尤为亲密，到檀香山大多时间都住在他们家里。这次，他为准备在国内进行更大的武装起义，推翻满清封建皇朝的统治，募集资金，争取国际支持，在美洲大陆的侨胞和外国人士中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最近才从美国东部经旧金山来到这里。今天，就是当地的侨胞代表和同盟会分会为欢迎他举行的演讲大会。

当孙中山同台上那几位同盟会分会负责人和侨胞代表热烈握手时，剧场里的人都已经站起来，仍然兴奋地鼓着掌。那个坐在前排中间的年轻人，这时矫健地快步走到台上，向孙中山亲切尊敬地说道：“孙先生，我们全体夏威夷的华人青年，让我代表他们向您请求，一旦国内的共和革命需要人力，请您准许我们回国参加革命军的队伍，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尽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天到会的全体青年签名的誓言书！”他把手里的一个大信封递给孙中山。

孙中山接过信封，从里面拿出那份誓言书来，上面用墨笔以工整地楷书写着：

“我们誓以热血和生命参加祖国共和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失信矢志，有始有卒，昭昭日月，誓言共守。公元一九一〇年五月。”

下面有几百个宣誓青年的签名，第一个名字就是“杨仙逸”，在他们签名的后面，都用自己的鲜血按着手印。孙中山感动地向面前的青年道：“谢谢你，仙逸，谢谢你们！……”他面向剧场的全体侨胞，高举那份誓言书道：“青年同胞们，你们的行动对国内的革命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当斗争事业需要你们亲临前线的时候，我完全相信，你们一定会象誓言上说的，用你们的热血和生命去为创造民国建立功勋。不过，今天在坐的各位青年同胞，大多是在美洲各地的高等学府学习深造；在我们的祖国创立共和政体之后，很快就要着手建设一个能与欧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文明富强的社会，那时更需要你们这样的栋梁之材。……我相信，让诸君充分发挥才智，大展身手的时刻，一定会很快到来！”

台下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那些青年人的情绪尤其兴奋激动。在掌声中，一位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侨胞——担任会议司仪的人走到台前宣布道：“欢迎演讲大会到此结束，现在送孙先生先离开会场！”

杨著昆和那几位同盟会负责人、侨胞代表陪着孙中山，从台上走下去。经过前面几排座位时，许多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侨胞，都兴奋地拥到前面来，争着同他握手，向他表示敬意和问候，有的还向他提问题请求解答。孙中山热情地同侨胞们握着手，简短明确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一面向旁边的出口处走去。那些担任维持会场秩序和保护孙中山安全的人员，一面劝后面的人不要往前挤，一面用身体围成一条道路让孙中山走出门外。广场上停着不少马车和汽车，杨著昆

向孙中山道：

“孙先生，我请他们先陪您回公馆休息。我还要到董事会处理一些事情，晚饭后我们再一起商讨下一步会务工作的计划。”

“好。”孙中山点头道，“不过我想提一个冒昧的要求，好吗？”

“请讲。”

孙中山微笑地看了看身后那几个腰挂手枪的勇武精悍的年轻人，向杨著昆道：“能否请他们都回去休息，不必再跟随我。只要仙逸开车送我回公馆就行了。”

原来，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满清政府除了在国内严令各地官府通缉捉拿他外，还密令驻在世界各国的使馆，收买当地黑社会的流氓打手，趁孙中山到海外侨胞中宣传革命时伺机进行绑架暗杀；因此，海外的革命团体和侨胞组织为了孙中山的安全，也从当地侨胞中挑选了一批武林强手和神枪手，在孙中山到来时随身护卫，以防不测。此刻杨著昆听了孙中山的要求，也微笑地解释道：“这是过去的惯例，有备无患嘛。”

孙中山道：“我很感激同胞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不过现在的情况同前几年已经不一样了。一是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满清统治者要通缉的人越来越多，再不能全力对付我。二是海外同胞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能收买的坏人越来越少了。而且檀香山是我们在美洲最先发展革命的地方，比其它地方又不同，难道我在这里的安全不是最可靠的吗？”

杨著昆沉吟地点头道：“话虽这么说，不过终究还是要小心。……”他终于决定道：“好吧。仙逸，就由你送孙先生回去，路上要多小心。”

杨仙逸高兴地答道：“您放心，爸爸。”

孙中山同杨著昆和其他几位侨胞领袖握手告别道：“晚上再见！”然后便同杨仙逸坐进旁边那辆黑色的福特小轿车，驶出广场，进入了街道上那繁华的车流和人流中。

孙中山坐在后面的车座上，他疲倦地仰首靠在椅背上轻轻舒了口气，又看了看繁华的街道，以商量的口气向杨仙逸道：“仙逸君，能不能请你把车子开到海边去一会？”

杨仙逸回头看了孙中山一眼，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又婉言劝道：“孙先生，您今天从早上演说到现在，已经够累了；再说，爸爸又叮嘱要注意您的安全，还是早点儿回公馆休息吧。”

孙中山亲切地笑道：“我想去海边走走，正是为了转换一下紧张的情绪，使头脑充分得到休息。至于安全，刺客总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下手吧？再说，即便去一两个刺客，我们这样强壮的身体，而且从小还都学过一点功夫，恐怕也不会让他们占到便宜吧？”

杨仙逸被他的理由说服了，愉快地点头道：“好，我听您的。”他加快了车速，向海滨的公路上驶去。

从心里说，杨仙逸是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孙中山单独在一起的。这不仅因为孙中山那广博丰富的学识和坚定深刻的革命思想使他仰慕和钦敬，而且还一直以孙中山那百

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为国为民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当作自己生活的楷模。虽然他的年龄同孙中山相差很多，但在童年时就常听父亲以赞美的口气谈到孙中山少年时来檀香山刻苦求学的情景；到他刚刚懂事后，孙中山已在海外奔走宣传革命，每次来檀香山在利哩霞街剧场讲演时，他都要随父亲到场去聆听。那些推翻封建专制的满清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政府及振兴中华民族的革命思想，在幼小的杨仙逸心灵中深深扎下了根。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国外创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他当时年仅十三岁，就成了同盟会檀香山分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为了表示自己敬仰孙中山的为人，追随孙中山革命到底的决心，他以孙中山的“逸仙”二字，取自己的名字为“仙逸”；孙中山也把这位年青而坚定的同志，当作自己的忘年之交，每次到檀香山来，在紧张繁忙的活动中，也总要同杨仙逸在一起作彻夜长谈，介绍国内的革命情况，讲述自己斗争中的遭遇，和一个革命者内心的快乐与痛苦。那些传奇般的惊险曲折的经历，使杨仙逸感到格外激动和鼓舞，对孙中山的革命者生涯更加敬仰和羡慕；而对孙中山向他敞开的内心的复杂世界，又使他深深感动和同情，并且希望自己能早日去为他分担一些斗争中的挫折和痛苦。现在他感到能有机会同孙中山单独在一起，正可以多谈谈自己的心情，一定要他同意自己回国去参加那久以向往的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奋斗献身的革命武装起义。想到这些，他熟练地加快了车速，向着海滨疾驶。

夏威夷的每座海岛都以它那特有的迷人风光闻名于世。在这远离美国大陆二千多海里的群岛上，虽然已开始出现了现代化的都市，但大部分地区还都保持着千百年来大自然那无与伦比的艺术所赋予她的原始粗犷而又细腻温柔的亚热带海岛风貌。现在又时当五月，正是风和日丽、林木繁茂、百花争艳的季节；高大的棕榈、金色的海滩、湛蓝的海水，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杨仙逸驾驶着小汽车，沿着海滨公路行驶了一会儿，在一处他常来游泳的半月形海滩边停下。孙中山立刻打开车门走下车，看着大海的景色，他的心情显得格外高兴，欢快地用英语念出一个句子：“我想要跳舞、叫喊、歌唱，向这慷慨大度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顶礼膜拜……”

跟着他走过来的杨仙逸，听出这个句子是马克·吐温的一篇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中的一句话。那篇小说是描写一个中国苦工艾送喜远涉重洋来到美国之后的悲惨遭遇，这句话是他刚刚踏上美国领土时的惊喜兴奋的心情。杨仙逸感到好奇地问：“孙先生，您也爱读马克·吐温的小说？……您的活动那么紧张忙碌，还有时间看小说吗？”

他们一面向沙滩上走去，孙中山回答道：“这些年要说真正安静读书的时间确实很少；不过我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消耗在漫长的旅途上，除了聊天、下棋，也给了我读书的机会。马克·吐温是一位富有哲理的幽默大师，读他的小说非常有趣；这篇《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就表现了他对中国劳工的深厚同情。”

杨仙逸感慨地点头：“我父亲他们刚到美洲时，受到的遭遇也和这篇小说里的艾送喜一样；他一直不愿向我们谈这些痛苦的往事，我们还是从祖母那里才听到过一些。”

孙中山钦佩地说道：“三十二年前我来这里读书的时候，这些岛上虽然已有了不少庄园和市镇，可是还显得十分原始和荒凉；你父亲他们当初的情景更是可想而知了。这几十年，正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这里的文明和财富，也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完全具有同欧美各民族并驾齐驱的能力。”

他们已经走近了海边，这里远离码头和市区，环境十分幽静。只有涛声轰响，蓝色的海水镶着一条条白线涌上沙滩。杨仙逸想到孙中山要来海边是为了转换一下紧张工作的环境，能轻松愉快地休息一会，便提醒道：“孙先生，我们从现在起真正开始休息，完全停止思考任何问题，您同意吗？”

孙中山愉快地点头道：“好，我完全同意。……那么，你看我们怎么休息呢？”

杨仙逸想了想道：“我看……孙先生，我们来玩一种游戏，好吗？”

“什么游戏？”孙中山很感兴趣地看着他问，目光里出现了孩提时期的顽皮神情。

杨仙逸带着挑战的神情向他道：“拿大顶！看谁能坚持的时间最久，您看行吗？”

孙中山笑道：“哦！这个难不倒我。小时候我在家乡也

练过武功，做这个动作是家常便饭。现在虽然不经常练了，可也不见得会输给你。”他似乎又恢复了年青的活力，动作敏捷地脱去西服上衣，解下领带，放到沙滩上，转身看着杨仙逸，喊道：“好，准备——开始！”他熟练地两手撑着沙滩，将身体倒立起来。

杨仙逸动作轻捷，似乎并不费力地将双手在沙滩上一撑，他那强健的身体立刻又直又稳地双脚朝天倒立起来；他头朝下望着孙中山，愉快而狡黠地笑着挤挤眼睛。

孙中山双手撑地，头朝下倒立着。他感到十分愉快地望着大海的景色：蔚蓝色的大海仿佛悬在他们头顶，天空的白云又似乎在他们的脚下飘动，那展翅飞翔的银色海鸥，也好像有意顽皮地翻飞在大海和蓝天之间……他开始还感到十分轻松，但随着时间变长，渐渐感到有些吃力了，便向旁边不远的杨仙逸看了一眼，只见他的身体仍然保持着又直又稳的姿态，头向下倒立着，两眼微闭，真正是在安适宁静地休息。孙中山钦佩而又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到底是年龄不饶人啊，他确实羡慕这个年轻人的体魄和力量。他又竭力忍耐着坚持了一会，感到两条手臂有些酸软，身体也快要失去平衡，他再看看杨仙逸，身体仍然一动不动，两眼微闭，毫无停止比赛的样子。他便轻轻放下双腿，站着略为休息一会，活动了几下手臂，然后又趁杨仙逸还未睁开眼，双手撑地倒立起来……

不料，杨仙逸突然睁开眼，望着他哈哈大笑道：“您输了，孙先生。我全看见啦，您已经违犯比赛规则了，快认输

吧！”他说着放下双腿站了起来。

孙中山也放下双腿，开怀地笑道：“你这个机灵鬼，我还真以为你在闭目养神哩！”

他们坐到沙滩上，杨仙逸笑道：“您输在我手下，并不丢脸。我练这个已经好几年了，一直把它当作一种休息的方式。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比不过我呢！”

孙中山充满感慨地说道：“要是退回去十年，我决不会输给你。”他又感兴趣地问：“你从什么时候想到用这种方式休息呢？”

杨仙逸道：“在中学时，就有一些外国孩子嘲笑我们是东亚病夫，连有的老师也认定我们做不好难度大的体育项目。我受不了这种歧视和侮辱，就决心锻炼强壮的体魄，将来为振兴民族精神，建设强大的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孙中山赞赏地点头道：“想得好。我们的国家确实贫弱，习惯的惰性也很深，这是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结果。如果我们全中国的几亿万青年人都能发奋振兴，那么，革命以后，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就一定能很快跻身于世界先进文明国家之林。”

杨仙逸又郑重地望着孙中山道：“孙先生，您说过要使中国强大的第一步是首先实现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现在国内正在准备更大的武装起义，我们给您的誓言书都提出了回国参加起义的要求，我希望您准许我第一批回去！”

孙中山故意摇头笑道：“你不是说过，我们现在应当完全休息，不谈严肃的话题吗？”

杨仙逸恳切地说道：“孙先生，这个愿望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刚才在大会上我就想向您提出，希望尽快得到您的同意。”

孙中山看着他那真诚明澈的目光，亲切地说道：“仙逸，我完全理解你满怀赤诚的报国之心。不过，现在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请求。”

“为什么？”

孙中山温和地说道：“你今年还不满十八岁，而且又正在上大学，明年就要毕业了。你无论如何要把大学课程读完。”

杨仙逸感到着急地：“不，孙先生。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还未满十八岁，可我的身体已经成熟，完全能担负任何最艰巨的使命。再说，现在正是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重要时刻，我又怎能安心在宁静的校园里埋头读书呢？”

孙中山听完他的话，一时没有回答，只是从沙滩上站起来，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辽阔的大海，仿佛在欣赏着海上那美丽迷人的景色。一条条波浪的白线从远处涌来，在阳光下像蓝色的绵缎镶着白色花边；一条浪带消失，又一条浪带很快出现，接踵而来，使人感到大海的无穷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杨仙逸也站起来，忍不住问道：“孙先生，您在想什么？……我的话不对吗？”

孙中山带着愉快地笑容望着他道：“你的话很有道理，我刚才差点被你说服了。……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如果处在